

红红火火 又一年

□张海华 文/摄

2025年2月,一只罕见的红翅绿鸠突然光临鄞州公园,连续多日在园中吃红果。这难得的场景引得全省各地的鸟友纷纷赶到宁波,只为一睹这漂亮的鸟儿。转眼间已是2026年2月,农历2025年即将过去,新春正在前面招手。一年间,我又拍了不少鸟儿吃红果的照片,真可谓“红红火火又一年”。那么,我在本地记录到的,有哪些红果最受鸟儿欢迎呢?现在,我就为大家分别简单介绍一下。

火棘

雀鸟吃红果,多见于深秋至次年早春。在这段时间,由于天气寒凉,昆虫等动物类食物很少,而很多果实成熟,且挂果期较长,就成了鸟儿们越冬的口粮。在城市里,鸟儿爱吃的红果主要包括火棘、海棠、构骨、石楠等植物的果实。

一年前,那只红翅绿鸠所吃的,就是火棘的果实。火棘是一种属于蔷薇科火棘属的常绿灌木,在宁波街头很常见。因其果实鲜红而繁密,且枝条上多尖刺,故名火棘,在民间还被赋予了“红红火火”的寓意。

红翅绿鸠属于鸠鸽科鸟类,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在浙江比较罕见。与华东的其他斑鸠相比,红翅绿鸠绝对算得上是美人儿:其成年雄鸟的胸部、头部以黄绿色为主,而暗绿的翅膀上覆有鲜明的栗红色,仿佛暗色中的一抹晚霞,让整只鸟变得生动了起来;相对而言,雌鸟的羽色要低调得多,翅膀上无红色,几乎全身都是绿色。

说来有趣,去年2月,那只雄性的红翅绿鸠在鄞州公园至少待了一周多。平时,它在附近一棵樟树上睡觉,等肚子饿了,就会飞来吃桥边的一丛火棘的红色浆果。它的胆子很大,哪怕有很多拍鸟爱好者拿着长焦镜头围着拍,它也不以为然,毫无顾忌地大口啄食果实。

一周后,等那丛火棘的果实几乎被吃光了,这只红翅绿鸠也就翩然离去。多年的观察记录表明,在浙江,红翅绿鸠就是这样,总是忽然现身,又悄然离去,其行踪飘忽不定,颇为神秘。



黑尾蜡嘴雀吃海棠果实。



白头鹎吃湖北海棠果实。



红翅绿鸠吃火棘果实。



大山雀吃绒毛石楠的果实。



红耳鹎吃构骨果实。



黑尾蜡嘴雀结群来吃海棠果实。

海棠

在宁波的公园绿地里,海棠十分常见,具体种类包括垂丝海棠、湖北海棠、西府海棠等,均为蔷薇科苹果属的乔木。到了冬天,海棠已经落尽了叶子,枝头挂满了橙红的果实,就像无数微小的苹果,对鸟儿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。

在宁波植物园里,有一片专门种植各种海棠的区域。每年12月至次年1月,正是在那里拍鸟类吃果实的最佳时机。光顾海棠树的雀鸟有很多,如白头鹎(bēi)、黑尾蜡嘴雀、乌鸫(dōng)、白腹鸫、斑鸫、燕雀等都是常客。上述6种鸟类中,前3种属于本地常见留鸟,后3种为冬候鸟。

其中,黑尾蜡嘴雀常成群结队前来。它们一飞上枝头,便纷纷占据有利位置,开始大快朵颐。这种鸟的最大特征,就在于它们具有橙黄而粗厚的嘴。这样的嘴型,非常有利于撕扯、咬碎植物的果实、种子或嫩叶。因此,没多久,地上便铺了一层被咬碎后落下来的海棠果的碎渣。

燕雀也喜欢结成小群,来吃海棠。不过它们的胆子比较小,不大容易接近拍摄。而白腹鸫、斑鸫更为胆怯胆小,通常是单独出现,会冷不丁从附近飞到海棠树上,边啄食边观望附近的动静,稍有风吹草动,就会吓得立即钻到灌木丛里去。

石楠

这里说的石楠,为蔷薇科石楠属的灌木或小乔木,具体包括石楠、中华石楠、垂丝石楠、绒毛石楠等好多种。它们在浙江有野生分布,有的种类还在城市里广泛栽培。石楠花色洁白,果实红艳,是优良的观赏树种。

而这些挂满枝条的累累红果,也进一步丰富了鸟类的冬季“菜谱”。连大山雀、北红尾鸲等一些原本以食虫为主的小鸟,也挺爱吃石楠的果实。

有一次,我守在一株绒毛石楠旁,静候鸟儿前来“就餐”。没多久,就有一只大山雀跃上枝头,但见它迅速啄下一颗果实,然后把果子用脚爪摁住,接着便一口接一口,啄食果肉,吃完后马上飞走。但通常过不了10分钟,这只大山雀会再次前来,继续挑果实吃。

北红尾鸲的吃法则与大山雀不同,它通常是把果实一口吞下去了事。

构骨

枸骨是冬青科冬青属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,在宁波乡野、城市均常见。其树形美丽,秋冬时节,红色果实挂满枝头,很适合用作庭园观赏。枸骨叶片摸上去为厚革质,先端具有锐利的硬刺。犹记得,小时候,家中的米缸里常放枸骨的叶子,目的是防止老鼠偷米。

枸骨有个别名,叫做“鸟不宿”,这正是因为它的叶子太多刺,连鸟都不敢停在上面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枸骨的成熟果实对鸟类的吸引力还是挺大的。最近,在江北慈城的慈湖边,我便见到白头鹎、领雀嘴鹎、红耳鹎(外来鸟种,但目前在宁波局部已经形成小种群)等不少鸟儿前来“干饭”。

最后,也祝诸位读者,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!